



家在远方 ③

【采访手记】记者乘船到达新一号平台时是下午两点，因为晕船一直卧床，直到第二天上午才爬起来。赵忠生说，他在平台上工作这么多年了，也还是晕船，每次上下平台都得一天才能缓过劲儿来。“好在习惯了”，他说。一句“习惯了”，包含了多少辛酸苦辣。闲暇时，赵忠生爱说爱笑，戴上厨师帽像个颇有卡通范儿的“康师傅”，但在工作时，他说话很少，表情也很少，总是聚精会神，若有所思的样子。全身心地工作，又让他压抑忘却了多少喜怒哀乐。

凌晨一时，渤海海面上的寒风潮湿阴冷，赵忠生带领工友，扶住被吊车吊起的巨大金属套管，瞄准前方的吊卡，伴着巨大的机器轰鸣声，他们全身发力，齐声呐喊，推着套管摇摆冲锋。让人恍惚之中仿佛看到古战场上攻城破阙的勇士。

这是胜利油田新胜利钻井一号平台下套管作业的现场，旁人看来惊心动魄，对赵忠生他们来说却是按周期进行的常规作业项目，就算过年的时候遇上也会照常进行。

“近五年只有一年是在家过的，好像是2011年吧。”说起过年的话题，赵忠生语调平淡，按照轮班日程，今年的春节他又要到平台上去了。

赵忠生是新胜利钻井一号平台(以下简称“新一号平台”)经理，从1995年参加工作起，赵忠生就在海洋钻井平台上，2009年，他升任平台经理。平台上的工作人员分两班，每20天固定轮换一次，而作为平台经理，遇有重大作业还要值守。所以对赵忠生来说，能回家和家人一起过年十分难得。

新一号平台是目前胜利油田最新、最先进的海洋钻井平台。这个重达7200吨，总高度近80米，可同时容纳60多人工作的钢铁海岛，靠三根巨大的金属桩腿固定在海底，在距离海岸线十余海里的渤海海域中，全力开动，向海底钻探石油。从东营港乘船到新一号平台，要航行近3个小时。

“这个班的司钻请假了，他家里有老人病危，只有一个副司钻。”司钻请假，赵忠生每天要数次到司钻室顶替副司钻。虽然在办公室就能看到整个平台的运转数据并通过对讲机指挥，但赵忠生还是不停地在平台各处巡视。工人们分白班和夜班，平台经理却不分，夜晚如有重大作业，赵忠生照样要到现场，第二天只能自己找机会补觉。

许多工友说赵忠生是“工作狂”，今年41岁的他头发花白而稀疏，给人些许老先衰的感觉。当然，赵忠生有他的成就和乐趣。2009年，他主持施工的埕北371井平均机械钻速达到72.3/米小时，在同等井钻史上喜创新高。2010年他参与指导施工的埕北古7井，连破胜利油田海上太古界钻井深度和产量两项纪录。

“新一号平台从去年6月23日投产，已有26000多米进尺，是去年全公司进尺最高的平台。”说起新一号平台的业绩，赵忠生脸上露出孩童般得意的笑容，就像是期末考试拿了一百分的小学生。

赵忠生不但是新一号平台经理，之前还参与了新一号平台的整个建造过程。从2013年5月开工到2014年6月建成交付，赵忠生几乎一直守在位于烟台一家造船厂的新一号平台建造工地。2014年春节，他的老母亲、妻子和儿子从东营赶到烟台，在工地旁的出租房里陪他吃的年夜饭。当年端午节，妻子带着儿子去看他，在出租房等到凌晨1点，见到从工地回来的他时娘俩泣不成声。

自接手后，赵忠生陪伴新一号平台的时间远远多于陪伴家人的时间。“对家里人挺愧疚的。”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，赵忠生低下头，叹着气说，儿子今年中考，学习压力很大，前一天刚跟妈妈吵了一架，他心里很着急，但也没办法，只能等下了平台再说。

“工人们能放心休息，平台经理不行，公司隔三差五开会。不过晚上和周六周日能在家。”说起轮换休班的日子，赵忠生有些无奈，也有喜悦和憧憬。他说在平台上过年的，一般都能回家过十五(元宵节)。

“再回家，得多干点家务活。”说着话，赵忠生又抓起对讲机，走出办公室，走向作业现场。舱外，暗夜中，新一号平台上，依旧是海风呼啸，钻机轰鸣。



海风带不走思乡梦

□ 记者 卢鹏 王为 报道
通讯员 柳和

晚上8点，新胜利钻井一号平台的经理室里，赵忠生与妻子通过网络视频聊天，因为网络、手机信号质量都不好，所以他同时拨通手机辅助交流。

在钻井平台上，赵忠生要求严格，批评起人来毫不含糊。工友们给身高1.60米的赵忠生起了个外号叫“大个子”。



赵忠生用力蹬踏套管上的B型钳使其加固。这个动作他在工作中已重复了成千上万次。



感觉疲劳或想家的時候，赵忠生会到平台边上看看海浪吹海风。



工作之余，看电视是最主要的消遣方式，但赵忠生时常会被对讲机的呼叫打断。



平台厨房里，与工友一起联欢包饺子时，赵忠生露了一手神面的“绝活”，平时在家里他很喜欢做饭。



赵忠生和工友们在休息区的门上贴对联和福字，给平台增添一点迎新年的喜庆气氛。